撫淮小草卷之十一

關西道甫李三才著

奏議

第三催代併陳民情國勢疏

題為三懇

天恩早賜交代併陳民情萬分困苦

國勢萬分危殆萬萬望

聖明猛圖省改以無忘天下事竊念微臣於本

年四月內甫奉總漕之

930
546

旨旋荷　予歸之

命束裝待發業已半年咨䟽催代俱已至再並聞

留中未蒙

批示盖

皇上之准臣去也憐其勞也

皇上之不即令臣去也優其禮也臣雖至愚豈

不知感豈不知重但臣自候代以來勞與

憂而並劇魄與懼而俱增精神日昏飲食

日減醫藥徒勤功效罔見自是福過豈謂

數奇顧臣之始

請也猶恐地方之多虞而今且虞及臣身矣臣

之再

請也猶謂分義之當然而今則不得不然矣伏

冀

皇上既憐臣勞而並念臣病既優臣禮而更體

臣私早

簡督臣刻期相代乃臣之日夜心禱不離夢想

者也然臣行且去矣此身已立於風塵之

外矣既不竊聲又不攘利而無偏無黨之
公言實忠
國之至計惟
君愛
皇上猛回
聖慮一念天下臣即死有餘榮他無足道矣蓋
臣有大懼爲非為臣一身之不得代已也
有大憂爲非為臣一方之不堪命已也何
謂大懼夫自古無不病之人而恃有御病
之藥自古無不亂之國而恃有御亂之人
故曰人存政舉人亡政熄夫人者
國家對病之藥當今之所急需者也今內而
閣部臺省雖間備之而不任外而督撫藩
臬甚久缺之而不補至於建言被斥因事
波及者又一棄不收如遺跡爲即今虎狼
為政徵役無休四海內外怨讟鼎沸家家
有將死之嗟人人蓄曷喪之怒三尺童子
皆知其必亂也在

廷諸臣努力共爭唇焦舌爛如水投石近以
言之無益而不之言付之無可柰何惟相
視流涕而已至于左右近習怯者懼威猾
者飾諛更且內外欺矇巧於作奸
皇上方婾然自快以為我有以馭羣下矣羣下
遂莫敢誰何唯予言而莫之違矣夫天生
賢才原與
皇上共理天下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諮諮
之下可否相濟美惡相救所以斟酌民情

參定國是也今乃烏不為烏鵲不為鵲方
且自墮其股肱自蔽其耳目惟知有利不
知有害惟見可欲不見可畏呼吸變作則
海內驛騷士民糜潰固自其所遭之不辰
但不知勢理至極當此之時
皇上何術以禦之耳貂璫不足使珠寶無所用
土崩瓦解良足寒心夫中流而去其檝踰
險而去其輔此真諱疾之沉痾忌醫之危
症也豈不痛哉故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此臣之所謂大懼者是也何謂大憂夫醫人之治病也必視其標本而察其形聲人君之治國也必量其輕重而審其緩急危中求安死中求生先急後緩此醫國醫人之道也今天下處處必亂矣人人欲亂矣無備則不可無所不備則不能臣日夜熱思惟東南之區尚可少緩閩廣滇貴楚蜀之間其倡雖悍其氣稍脆即有礦稅之擾不過亂及一方縱有殺傷當不出其境內我提大兵臨之即可傳檄而定從未有謀王圖伯突有大志者也惟中原之地西北一帶如齊魯燕趙之間吳越秦晉之地風俗強勁奸猾出沒舟車所會形勝所依實皆英雄窺伺之鄉古今必爭之地此轂處者其先亂者也然此轂處之亂又必因於九邊九邊之亂也則又以遼東為可畏何也各邊軍餉連年搜括盡入
內帑太倉已盡借之太僕太僕又盡更將何

借邊軍有半年無食者矣有終歲無衣者矣給之既不以時扣之又屬多端左支右詘曰延一日然額餉必不可少支調必不可久一夫脫巾借口興亂據城戕帥勢所必然至于遼東則實為

京師左臂最為喫緊最為要害今虜無日不来我兵無日不戰虜之肆刼也来去無時我兵之防禦也死傷殆盡以有限之疲兵當無窮之勍虜即能以一當百亦不能支也況遼人已盡遼城已空獨有數千家丁惟曰保守城池而已竊計歲月之間遼東恐非我有而況既患外虜又患內虜中使横恣虎冠猴沐貨賄所聚戎且生心遼如不虞

京師震動即雖黃金徧地珠玉際天豈一人一身之所能守又豈一手一足之所能運哉故為今之計必須大破常格加添募兵早出

内帑保此重地毋目為迂闊毋辭以費不足盖此鎮日日被兵士民實朝不謀夕加之愚妄驕閹招釁納侮壘卵之危固不在遠若猶因循苟延視為戲譚脫有踈虞

國家大事去矣一邊首難各邊皆震外憂既然內患必烈此臣所謂大憂者是也夫此二者皆所謂救急之術防亂之計耳若欲挽回人心保全

社稷非

皇上猛然改圖痛切自悔清心寡欲一意安民不易得矣蓋虐政之毒人也已深四海之怨讟也已甚上下之急緩也已極庶務之叢脞也已久況今星變河涸訛言日至民窮盜起法令滋章故雖礦稅即罷諸璫即撤而既傷之民心豈一日所能即平既搖之

國勢豈一日所能即定者執而尚高高下下作不急之池臺銖銖兩兩括已盡之膏血

輕其所最重而重其所最輕緩其所最急
而急其所最緩比扁鵲倉公望之而却走
忠臣義士拊膺而大痛者也傳曰雖有善
者亦末如之何矣信乎其末如之何矣臣
既非病子又非狂人獨念犬馬異類也而
知戀主葵藿微物也而能向陽況臣乃戴
髮含齒沐
祖宗三百年之教化衣繡懷金竊
皇上三十年之祿位實不忍堂堂之天下遂壞
于三四貂璫之手更不忍
皇上以一代英明之主而祇蔽于小小好貨之
一念遂忘天下以至此也痴愚血誠終恥
不如禽獸草木徒爾默默而去伏望
皇上詳其輕重度其緩急窮民是恤
社稷是憂毋寶糞土之珠玉而寶康濟之才賢
毋圖耳目之狎玩而圖身心之安泰
沛下更新之
詔盡祛無益之作不憚後圖力返前政毋使倉

扁有却步之走忠義有拊心之痛則舍己
從人何必有虞改過不吝豈獨成湯哉臣
言盡于此矣
國家之安危治亂亦判于此矣惟
皇上速賜
省覽以無忘天下至於徹臣交代一事亦望亟
簡督臣以俾
國家之大計以全始終之臣節況今清河斷
流回艘盡阻日夜驚惶嗟此異變尤目下
漕事燃眉之急臣不勝懸切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蔡宗齎捧謹題請
旨
聖旨
萬曆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具題奉

府佐給由疏

題為遵例保留給由府佐官員事先據直隷淮安府申准本府推官張時踊牒稱見年三十五歲江西南昌府新建縣籍南昌縣人由進士萬曆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除授前職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到任任内為因搜查河道錢糧奉
旨罰俸二箇月不作實歷外扣至萬曆三十年九月二十六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

月三年任滿例應給由等因申報到臣隨
經批行淮徐兵備道查勘去後續據該道
副使劉大文呈稱行據淮安府查勘得推
官張時㢸三年任內委署本府印信經徵
各部錢糧通融計筭已完八分八釐俱經
起解內戶部錢糧完及九分之上積穀亦
已過額其招撫開墾捕盜鹽斤人犯等項
俱有成績罰過俸糧亦已扣除并問理刑
名行過事蹟俱查明白揆之考覈事例別

無違碍應准起送給由又該本道覆查相
同但本官職司理刑見奉總河衙門委查
河道堅城集鎮口等處工程錢糧并撫按
鹽各衙門會委查盤揚鳳二府一所屬一應
兵馬鹽課等項錢糧實為地方重務勢難
離任請乞照例保留等因具呈前來據此
案查先准吏部咨為酌議考課之法以肅
吏治事內開今後在外考滿官員除方面
府佐照舊赴京有事地方照例保留聽撫

按從公考覈賢否具
奏先令就彼復職管事牌冊差人賫繳其稱
職經薦應得
誥勑命者照例
請給又為申飭考滿官員罰俸事例以定法守
事內開在外考滿官員罰俸月日俱不准
作實歷各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通行遵照外又准山東徐州礦稅御
馬監太監陳增手本為府官抗違
明旨隱匿庫簿文冊情弊顯露懇乞
聖明電究以肅法紀以清錢糧事內開推官張
時弼已經勘明田
奏奉
旨罰俸二箇月煩為知照等因在卷今據前因
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思孝考
覈得淮安府推官張時弼守己清嚴讞獄
平允稱職但本官任內為因搜查河道錢
糧奉

旨罰俸二箇月已經扣除不作實歷委無違碍
應准給由第本官奉委專駐河工監督工
程稽覈土方錢糧又經會委查盤兵馬等
項事務實難離任既經道府查覈明白臣
等覆覈無異相應照例保留除行令本官
造冊差人齎部外伏乞
勑下吏部覆加考覈施行緣係遵例保留給由
府佐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承差蔡宗齋捧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報清河水涸稽阻糧船疏

題為清河水消田船盡阻見今疏濬地方無虞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據管理南河工部郎中顧雲鳳呈報清口運河原係仰受黃淮之水以濟糧運每歲水落沙淤量加挑濬然而黃淮之灌輸不竭則輕重之舟行無滯今歲十月初八日本司過清口查探水勢尚深七八尺見謂淤沙甚少方切慶幸不意連日西風大作日耗尺許蓋

霜降之後上流既微而淮黃會合乘風入海其疾如駛至二十一日本司復到清口則運河可褰裳而渡回空船阻滯千餘矣事勢危急且恐天寒氷合遂不及請詳一面牌行淮安府管河同知王建亳會同清河縣知縣闞香督率該縣縣丞張正習主簿胡来佐調集長淺隄壩堡閘夫一千六百七十六名於二十五日興工晝夜挑挖至十一月初七日水深四五尺以為船可

通行矣故於初八日開壩通船不意運河內水外洩纔過空船二十八隻而淺阻如故初九日旋復築壩嚴督闊深河底至十七日又開通河心高亢處所三百一十丈闊二三四丈深三四尺不等及接引各塘蓄水注之運河似亦足以通舟比一開壩而水之奔入淮黃者勢若建瓴不半日而深者復淺淺者復涸旗軍六七萬人環立兩傍荷篙而待濟者徒有相顧駭嘆耳矣

竊照運河之水本借資於淮黄今内水反向外流此淮黄異常大變也從来清口止闢浮沙今則河心老土壑闢三四尺矣顧内深一尺外亦消一尺計今運河之水比平時消一丈五尺挑濬之功終不勝其消落之勢行據清河縣查報未進口回空糧船三千一百六十四隻是進口之船且不及半能無誤新運妨

國計乎必須大濬務使運河老底再闢闊五丈深七八尺庶得與淮黄相接而運可無虞矣第事勢已迫夫役無措淮揚州縣應調徭夫不過二千餘名又衝寒觸凍晝夜不休見今肌膚盡裂殊為可憫合無容查堪動錢糧每日量犒食米并另募千名齊力合作而後今歲之河工可完将来之重運有賴再照回空既阻新運必遲計挑濬之功必需一月若河氷既合風雪驟至又有不可預期者伏乞題

請少寛朞限庶免倉卒追呼軍民逼迫致生意
外又據該司禀稱清口淺阻官民回空船
隻不下五千夾岸而泊相望數里軍民幾
及數萬恐盜賊竊發地方多事又據淮安
府報稱大夥強盜連刼三家已經拏獲各
等因呈禀到臣隨該臣一面批云清口挑
而復淤不但阻滯回空糧船而於新運大
有妨誤仰該司星夜上緊督率官夫挑濬
若夫役錢糧不繼即於歲脩銀內動支二
千兩再另募夫一千名限十日內報完如
再誤事責有攸歸一面牌行淮徐兵備道
及淮安府將大營官兵分布郡城內外清
江浦清河口及沿河一帶地方嚴加防禦
及出示懸賞有能擒拏真正強盜及夥賊
自首拏獲夥賊首官者犒賞有差又出示
守淺船隻首尾相銜風大不測行令相離
停泊不許吊幇去後臣惟清口一帶淺阻
官民糧船五千餘隻外水工人挑河夫役

不下七八萬人當此隆冬寒沍之時又值
水旱災傷之際蕞爾清河絶無儲蓄一時
米價湧貴此輩蝗聚饑寒切身不能自禁
潛至清江浦地方肆行打劫且復漕船既
阻新運必誤臣隨馳赴清河地方督同各
該司道南河工部郎中顧雲鳳監督淮安
鈔關南京户部郎中汪若水淮安管倉户
部員外郎羅文綱清江管廠工部主事沈
孝徵漕運理刑刑部主事張鳳翼管理漕

務右參政董漢儒淮徐 兵備副使劉大文
淮安府知府張經世管河同知王建亳推
官張時翔山陽縣知縣楊師孔清河縣知
縣關香及管河等官俱會集工所逐一查
勘慰安旗軍曉以守淺違限准與分豁及
行淮安府動支漕庫備船銀兩每船借給
行糧二箇月接濟目前之急又犒賞挑河
夫役每名椒姜銀五分以示優恤又查淮
安府縣各倉有積貯糧米稻穀 行委廉幹

官分投平糶以示和糴一時人心稍覺安戢前項淤淺工程自清口至通濟閘一段三百九十六丈河底露出三尺有餘高亢難挑今挑下八九尺即比之淮河水面深五尺五寸自通濟閘而下一千九百四十九丈中間深淺不等非必一槩挑濬者總計工程已有八九分據司道各官僉謂期於十二月十五日可以報完開閘放船南行矣為照漕運關軍

國重計清口寔運道咽喉往年黄淮水溢內灌為虞乃今消涸異常内水外出此從来未有之變蓋由上源潰決黄河散漫以致来流微細故清口淤墊至此極也今各該在事諸臣胼手胝足星夜督率官夫併力疏濬務求必濟倘或愆期誤運容臣據實叅處施行緣係清口淺阻囬空糧船見今挑濬事理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蔡宗爵捧

謹具題

知

萬曆三十年十二月初六日具題奉

聖旨工部知道

停查田房稅契疏

題為極苦極危重地不堪稅房稅田橫擾懇

乞

聖明俯從停止以慰殘黎以安

根本事本年十二月十三日准南京內守備太

監邢隆揭帖內開該大興左衛百戶王遇

桂奏奉

聖旨這奏內南直隸一十四府田房稅契共銀

二十萬兩并高淳等縣馬場官地變價銀十

萬兩俱着南京守備內官邢隆等會同各該
撫按等官一併查勘解進應用勅諭不必又
給知有欺隱官吏着邢隆等指名參奏不許
狥私姑息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擇於萬曆
三十一年二月初八日離任前往句容龍
松常鎮等處地方會同各該撫按等衙門
查徵田房稅契煩為轉行各該府州縣正
官預為料理聽候本監巡歷查勘合先知
會施行等因到臣臣當即轉行揚淮潁三
兵備道及行廬鳳淮揚四府徐滁和三州
知會并刋刻大字告示不許愚民驚惶聚
衆生事外先是臣聞有查徵田房稅契之
旨即欲具疏上
請適南都臺省諸臣貽書到臣謂此行乃邢隆
門下之人假名誑
奏邢隆一聞此
命氣盡欲絕即已具
奏停止猶是災民之幸等語臣亦素知邢隆

乃老成安静之人切知民隱必不為此騷擾之事臣因止而不言今據邢隆移文前来乃欲於明年二月内親行查徵税契臣見在地方豈忍默默謹將所屬危苦之狀與查契擾害之情會同巡按直隷監察御史李思孝一一為

皇上陳之夫江北鳳泗寔我

皇祖發祥之所揚淮徐沛又為漕運咽喉之區自昔稱為

根本重地盖為

祖宗重為

國計重也連年以来黄淮泛濫水患相仍巨浸一望民所為魚既有鹽課之擾又有蘆洲之擾既有抽税之擾又有差船之擾加以拽送

皇篳常起夫二三千名挑復河道共起夫六萬餘名庫藏搜括里甲賠貼大縣已及萬金小縣亦且數千金地方多事天下未有如

江北今日之甚者百姓憔悴天下未有如
江北今日之極者官司之追呼閭巷之號
哭誠有目不忍見耳不忍聞矣即今百姓
棄室焚廬逃走強半呼天怨地忿恚欲死
此等時勢此等景象而更堪此沿村履畝
挨門逐户搜查税契之擾乎夫民間典賣
田房報納税契十年過割此定制也所納
税銀或解户部以濟邊或給官軍以充餉
報税者有道府號印隱匿者照律例入官
為數既不多為法亦至嚴且密矣又何事
查徵為扎且百姓買房以棲身買田以餬
口多者百年少者數十年豈有終日買田
買房之事況此災荒之地野無青草路有
餓莩縱賣者有人買者誰歟況或係祖父
傳流產業或係本身置買多年既無税文
何從起税既不起税何從徵銀此乃奸弁
土棍誑詞奏
准咲掇邢隆親行查徵不過欲假漏税之虛名

乘機而嚇騙故起告訐之刁風伺間以吞
噬肥家而寄國行私而託公致令家家喪
生人人俱斃殃及雞犬毒徧閭閻此其為
害豈在礦稅下哉民愈窮而歛愈急
國益危而政益厜 臣 誠不知所終矣前者王
遇桂妄
奏尚欲於廬州
皇陵開礦幸荷
聖明篤念根本
洞鑒誣妄
特允 臣 疏免行開采今既未正欺誑之罪尚寬
上刑之誅郤又歆於此極危極苦之重地
肆此無頭無緒之横擾此真
國之仇讐民之殘賊也左右反覆千方百計
惟恐
國事之不速壞民心之不速變也可恨哉若
遇桂者罪誠不容於死矣伏望
聖明加意垂察

留神繹思仰念
祖宗之肇基俯圖
國家之大計
灼見根本重地萬分危苦比之他處真屬懸絕
勑下戶部速行移文邢隆將此中田房稅契免
行查徵庶已盡之孑遺猶幸一分之餘生
既枯之膏澤尚有不絕之遺瀝矣至於百
戶王遇桂欺誑誤
國
皇上自有洞見
國家自有常刑臣等不勝激切懇祈待
命之至緣係極苦極危重地不堪稅房稅田橫
擾懇乞
聖明俯從停止以慰殘黎以安
根本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蔡宗
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具題奉

聖旨

報獲潁州賊首疏

題為擒獲臨境賊首相機正法餘黨諭散謹

據題

報事萬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據整飭潁州兵備副使劉如寵呈准分巡汝南道黃副使手本為勦盜救民事本年十一月十九日據新蔡縣申蒙汝寧府捕盜覃通判牌稱息縣人朱傑告稱被盜打劫行縣即查本地方聚有強盜若干窩主其人燒劫失

主某家查明呈報勦捕蒙此查得練村集
李家集汪家店居民被盗劫財燒毀失主
張良相等家房屋地方具禀署新蔡縣事
梛通判差官兵懸賞捕獲賊犯汪友德到
縣審招供稱大賊首廖萬賈恒等百十餘
名小賊首熊繼言等四五百名及本犯與
張繼存又有黨賊易得福等五千餘名又
審據張繼存供稱先有賈恒等在於黃藩
集鄭絛家久窩作賊後有廖萬因截吴鑾
人事蒺投賈恒轉窩與頴州人李大榮後
因打劫朱傑恐怕人少與瓦店人李小溪
合夥百十餘人去打劫長陵新李集等處
又合陳小官等三四百人李大榮窩住不
下有頴州人詹希楚要來合夥隨將陳小
官等賊首六名帯領各名下副賊窩住劉
三等三家作脚要劫化庄等語除將見獲
賊犯枷號遊營監故外又訣梛通判单車
直指汪家店隔河瞭望據居民鄉約保甲

人等各稱汪家集離城五十里過河東岸係潁州地方北至艾亭集八里許南至息縣黄𦊨店五里許中有三大姓人家北為廖家營東為李家營南為鄭家營詹家營即詹希楚李家營即李大榮二家係潁州民鄭家營即鄭綵係息縣民此三家住處西阻河南東北一帶有洪河一道周繞東北是其家各有濠深廣村落繁茂庄奴衆盛俱係累年為盜亦且窩盗得慣今此衆

賊盤據於此不但三家草木秋毫不犯並無騷擾每日上艾亭集飲酒賭錢行禮買賣與良民無異獨每日過河小則抄畧鄉村大則焚刼集鎮除獲有名賊犯二十三名到縣其餘業已指授方畧番正間諜料可得獲且能令一人一馬不敢復渡河西但過河之盜雖可捕獲而河東之窩囤不除勢必隨勦隨起旋散旋聚終釀大患合無俯念荒邑民生塗炭移文南直隸着落

潁州將詹希楚李大榮二家剿捕再徑文
着落息縣將鄭綵剿捕俾大盜無羣棲之
所勢必解散而解散勢孤可以悉就擒縛
矣惟是事體重大不敢張大以駭遠邇之
聽聞又不敢隱匿恐貽地方之大患等情
到道除分委官兵在於新蔡息縣防守緝
捕行牌息縣擒拏賊窩鄭綵外本道親詣
新息二縣巡歷撫𢘅荒民解散賊盜似已
寧靜但此輩烏合嘯聚出沒無常據稱焚
刼三集白晝公行勢甚狂逞寧復知有三
尺今雖暫避後將復來各鄉百姓心寒股
慄不能一夕安枕而此屬既飽所欲於中
土則歸巢穴於潁地飲酒宿娼錢盡復掠
聚至數百人詎止鼠竊雖盈盈一水近在
十里之內而地隔兩省非盡汝蔡之民日
復一日長此安窮潁州多盜從古已然所
據大窩詹希楚李大榮負嵎險固徒黨衆
多羣盜以為歸不及今一大創之恐其害

有不可言者俱係頴州百姓河南似難差
兵徑拏合用手本前去煩為撥兵勦捕殲
厥渠魁傾其藪窟庶两省軍民得以安寧
諸奸褫魄而數萬赤子並受其福矣等因
准此又據河南息縣申報賊勢大畧相同
為照練村黄礄等集係隷河南地方界接
頴州為省直交會之處本已易生奸宄盗
賊數多况並以灾荒饑寒逼迫計畫無之
愈加縱肆向蒙撫院憲牌嚴飭防禦復經
本道遵依通行防守今准前因除又經牌
行方家集駐劄捕盗通判郭蒙吉頴州營
哨官丘祖尭整搠兵馬以備不虞并令頴
州同知蔡敬中前去方家集將前盗賊協
同息縣設法解散仍一面嚴督廵捕員役
將倡首渠魁密拏正罪及嚴查唇布楚李
大榮是否頴州百姓果否窩盗一併查明
勦拏獲日另報外但前項盗賊生撥雖係
中州而逼臨道屬地方指稱頴州人户擬

合呈報等因在卷續於萬曆三十一年正
月初八日又據潁州兵備道呈詳先准汝
南道手本内開息縣人朱傑被盜打刼内
有潁州人啓希楚李大榮窩藏盜賊緣由
手本到道准此隨行潁州即令同知蔡敬
中星馳前去方家集嚴查二犯是否潁州
百姓如果窩盜是實嚴督巡捕員役火速
擒拏該本州遵依移關蔡同知前去方家
集嚴緝又批差快手楊正仕等九名於十
二月十三日至艾亭集東林庄李家營李
大榮家與前河南柳通判斬首李許并伊
堂兄李大機相連居住有房數十間蔡同
知亦令于哨官帶快手王選等并鄉夫人
等至集本犯先已逃出潛縣小庄上楊正
仕王選等連夜訪到十四日天明擒獲十
六日早送到州審李大榮委係潁州人親
自招承與啓希楚並係賊首同夥為首者
十餘人打刼官庄廟長靈集等處白日持

弓矢鐵尺邀刼息縣黄生員騾一匹其啓
希楚未奉之先十二月初三日息縣差兵
捉解河南究審去訖各快隨又捉獲同夥
賊首一人渾名回三老大監候另行招詳
外再照李大榮親口招承白日持弓矢鐵
尺邀刼道路非引例梟示不足警衆絶後
且覊候獄中仍恐意外之虞合先申報等
因又據本道委官壽州衛千户楊東鳳呈
稱本職遵依前去頴州會同蔡同知嚴

查閘准頴州差送民壯潘貴等六名并家
丁楊東尚等前去方家集查訪啓希楚李
大榮窩盜情由行至李家集張愷庄已被
頴州快手楊正仕等并地方人役捉獲强
盗李大榮李大化并伊父李彩餘黨啓希
國張官魏大等六名本職親入賊巢協同
細綁解州見今監禁審問及查啓希楚未
奉之先已該河南通判栁緒帶領官兵千
百餘名在於艾亭集擒獲李許隨割首級

詹希楚等四十八名綁解去訖又據楊東
鳳稟帖報稱方家等集一帶居民十迯八
九至於守莊之家多被盜賊殘害但潁州
地方連界河南原係父反之地兼以年歲
凶荒饑寒交迫盜賊易生動輙三五百衆
擄掠民財放火殺人不分晝夜被盜之家
不敢拒敵財劫房焚束手待斃盜賊烏合
勢衆造言剗富濟貧鼓舞饑民拉旗稱王
豈成世界請乞行會有司安撫或行衛官

剿捕其為首數人盡法示衆餘黨自散等
因各申呈到道據此案照先准黃副使手
本并據河南息縣申報前事已經備由呈
報各院外為照大窩李大榮詹希楚與河
南巳梟首李許恃居省直接壤之區平日
亾命流毒地方被劫者不敢聲言被脅者
只得隨往稍有得過之家日夜惶惶莫能
貼席盖十一月以前原在河南流劫而十

詹希楚等四十八名綁解去訖又據楊東
鳳禀帖報稱方家等集一帶居民十逃八
九至於守産之家多被盗賊殘害但潁州
地方連界河南原係久反之地兼以年歲
凶荒饑寒交迫盗賊易生動輙三五百衆
擄掠民財放火殺人不分晝夜被盗之家
不敢拒敵財刼房焚束手待斃盗賊烏合
勢衆造言刻富濟貧鼓舞饑民拉旗稱王
豈成世界請乞行會有司安撫或行衛官
勦捕其為首數人盡法示衆餘黨自散等
因各申呈到道據此案照先准黄副使手
本并據河南息縣申報前事已經備由呈
報各院外為照大窩李大榮詹希楚與河
南已梟首李許侍居省直接壤之區平日
無事已為包蔵禍心乗此荒年便行勾引
亾命流毒地方被刼者不敢聲言被脅者
只得随往稍有得過之家日夜惶惶莫能
貼席盖十一月以前原在河南流刼而十

詹希楚等四十八名綁解去訖又據楊東
鳳禀帖報稱方宗等集一帶居民十迯八
九至於守產之家多被盜賊殘害但頴州
地方連界河南原係久反之地兼以年歲
凶荒饑寒交迫盜賊易生動輒三五百衆
擄掠民財放火殺人不分晝夜被盜之家
不敢拒敵財劫房焚束手待斃盜賊烏合
勢衆造言剗富濟貧鼓舞饑民拉旗稱王
豈成世界請乞行會有司安撫或行衛官

剿捕其為首數人盡法示衆餘黨自散等
因各申呈到道據此案照先准黃副使手
本并據河南息縣申報前事已經備由呈
報各院外為照大窩李大榮詹希楚與河
南巳梟首李許侍居省直接壤之區平日
無事巳為包藏禍心乘此荒年便行勾引
亾命流毒地方被劫者不敢聲言被脅者
只得随往稍有得過之家日夜惶惶莫能
貼席盖十一月以前原在河南流劫而十

二月以後始在直隸潛藏及今兩地嚴加捕撲各窩業已就擒弟李許已該河南捕盗官快斬首而此中所獲李大榮合應比例梟示以令衆知再照艾亭集一鎮釀成盗賊淵藪所稱持器畫刼扯旗稱王訪之止有一次但情似無將萌當先折若不急行撲滅恐成江河而尋斧柯貽害更遠費事愈多合無請乞詳示准將李大榮嚴行成招一面比照河南前例梟首示衆其艾亭等鎮作亂羣兇除本道遂發有告示許令自首免罪外凡有仍前不散再行調撥兵馬勦捕必使巢穴盡犁地方寧謐然後已等因呈詳到臣該臣隨批李大榮窩聚羣盗白晝刼人豎旗稱王明屬反逆即今年歲凶荒漸豈可長依擬先行梟示以懾羣兇以安省直百萬赤子之心其餘黨從許其出首解散免罪有不可原者相機摘拏正法臣又隨出大字告示爲示諭被誘災

民早圖歸正事大率謂賊首李大榮監旗稱王已梟首正罪其餘災民皆因被誘情猶可矜尚一槩剿捕深為可憐合行諭散為此示仰被誘災民知悉各宜自省不得失身從賊雖為迫於饑寒不得已圖為目前之計殊不知本欲求生反速其死不如及早首正解散但係本院所屬者准照前行明文聽赴有司賑粥只至麥熟而止係河南所屬者聽所在官司給與照身一票量資路費使得生還即真正賊首痛悔願求歸正亦准贖前愆許與自新速行解散毋得執迷不悟自取殺戮不便如有司故將投首者妄拿冒功定行參處并牌仰該道張掛 臣 又密示一劄諭道若有餘黨須急早解散為妥恐持久養成大害河南有官兵追捕必奔江北可張兵勢以遏其來示招撫以散其黨仍令潁州照前行多設粥廠急救民心臨境亳宿等處一體戒備

去後今照地方拏獲大盜已經正法合應
題
報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思孝看得
河南江北兩地俱係久罹水患之區潁州
地方切近河南舊歲禾黍不登且人性剽
悍勢必思亂臣等已經
題勘災傷為之蠲免錢糧以維繫人心行令
有司動支倉庫銀穀設廠為之賑粥以存
恤饑民申飭軍衛州縣分布官兵為之嚴
加防禦以消彌萑葦要民之策救民之術
臣等已不遺餘力矣今潁州方家集艾亭
集等處與河南新蔡息縣乃接境聯界曠
野之處賊首李大榮啓希楚鄭緑等得以
據為巢穴糾聚饑民蜂屯蟻聚幾至數千
流刼南北東逐西奔甚至白晝刼擄焚燒
豎旗稱王何物幺麽敢行狂逆若此河南
官兵所擒李許已行斬首警衆而李大榮
係潁州道所捕當此人心反側之時臣謹

遵照欽奉

勅諭從宜處置批行該道先行梟首示衆以懾羣兇今于渠魁伏誅而脅從許首自新但目今青黃不接閭閻萬分困苦容臣等再行申諭各該有司多設粥廠加意撫綏申嚴保甲多方防禦務期地方寧謐以紓

聖懷外緣係擒獲臨境賊首相機正法餘黨諭散謹據題

報事理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涂麒齋捧謹具題

知

萬曆三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第四催代疏

題為漕撫多故病體難支四懇
天恩即
賜交代以重
國計事臣於去年五月初一日接得邸報奉
旨予歸臣隨查臣衙門舊有條例一書凡漕運
總督及腹裏巡撫不必候代臣隨具疏[illegible]
牌擬於本月十三日離任矣次日節據司
道府州各官顧雲鳳楊洵等禀稱查得近

年新例不拘腹裏邊方一體候代未可便
行蓋臣急于遵
旨不敢少安誤於前例未及致詳耳因復赶牌
回泰敬候代臣數月以來引領北望豈意
皇上恩加非分不忍遽棄以至今日也夫臣之
所蒞與他省不同故臣之望代比他省獨
急何也他省巡撫內有布按諸司外有守
巡各道或為之分布或為之巡行故可以
閉門可以卧理即遲以時日亦不廢事今
直隸所設止有揚淮頴州三道各分其地
各守其官文移来往動稱千里而臣以孑
然之身僻處一隅獨斷獨行莫為面商然
躬必親罔敢他諉故臣自聞
命以後稍一閉門而奸宄突恣良民潜遁時當
議派河夫而泰州百姓萬有餘衆叫哭轅
門更以留守韓有光毆打知府至於折肱
遠邇洶洶無天無法臣不得已仍前開門
示彈壓爲遍出曉諭撫慰士民更嚴

令牌拏問留守于時人心稍稍安戢今又九月
餘矣夫臣 欲閉門則奸人鼓扇訛言繁興
地方踈虞罪將安屬且一日在公一日匪
懈所以敬

君事也此閉門不可也臣 欲開門則迹涉濡滯
意類干澤徘徊繫戀適足貽羞且即日罷
官即日就道所以尊
君命也此開門不可也故時當開門而實不可
不閉義當閉門而又不得不開欲退不退
出處無憑已去不去狼狽為甚況臣 頃以
清河涸阻刼擄紛拏局寒力疾躬行安撫
回至高郵風痰大作日呻夜吟困頓莫支
内熱外寒飲食不進此按臣蔣以化所目
擊而心憐者非臣 之飾說也即今糧運盛
行漕事孔棘饑民滿目盜賊橫恣即使強
幹之才精壯之力日夕籌度南北奔馳猶
懼不支猶懼不及而況以臣 將歸未歸之
人已病復病之身當之札故臣 咨部已再

請已三汲汲皇皇萬不得已誠懼一不得當有

疏

負

皇上耳且

皇上之所以遲留不忍者豈以微臣曾有毫毛

之益於地方而以去臣為可惜耶不知

君之使臣

予奪惟其所命臣之事

君進退皆關其忠故臣子之進也或將美救惡

或宣

德達情是討安

社稷之臣也是有功於

皇上之治道也固不可不謂之忠也臣子之退

也或執禮守義或立懦廉頑是扶植風教

之臣也是有功於

皇上之治化也亦不可謂之非忠也補闕維風

事雖異而功則同廊廟江湖迹雖殊而機

則貫豈必僭圭析爵而後為得用漱石枕

流而遂為無用耶夫以庸劣如臣何所比
數即今仁賢滿
朝又何足比數獨以
皇上久留
慈念遲回不忍徒以惜臣之故而誤
國家之大計故復陳其進退之旨如此若微
臣者固不必惜也已伏望
皇上俯念漕撫多故
國計可虞臣病既真臣義當退速

簡代臣以信
前旨以安地方不然躭延日久致有他虞即雖
執以罪臣亦何補於
國家抑且臣亦得以有辭矣為此懇切上
請伏惟
皇上照察速
賜施行緣係漕撫多故病體難支四懇
天恩即
賜交代以重

國計事理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涂麒齎捧謹

題請

旨

題奉

清河日涸改限疏

題為清河日涸重運難前懇乞

聖明俯賜寬限併

勅當事河臣速行開濬事萬曆三十一年二月

初五日據管理南河工部郎中顧雲鳳呈

稱河口運道自去歲十月初十日以後黃

淮驟落至二十一日回空阻滯隨該本職

督同淮安府管河同知王建毫清河縣知

縣關香調集高寶江儀山清桃源等州縣

徭夫委高郵州判官王萬育清河縣縣丞張正習主簿胡來佐山陽縣主簿謝佪實應縣主簿盛治世晝夜挑濬從河心中另開一小河至通濟閘復從通濟閘至清江閘二十餘里內凡探水勢淺澁者俱加開闢至十二月十八日工完候至二十八日氷開二十九日放船南下至正月十九日過船一千一百零一隻彼時新開河渠尚深只因通濟閘底椿木盡露進船一塘必須打壩塞口接引湖水滿漕方可過閘[illegible]云費力船猶可行至本月二十二十一二日淮黃驟耗三尺船不復可行矣乃築壩車盤日僅可車一二十隻然船猶可車也至二十六日夜東風大作至二十九日三晝夜之間頓耗水六尺每一船過用夫千名船稍舊者竟折而為二又不復可車矣本職為萬不得已之計另於迎溜去處開河一道彼時較量外河水面務深丈許以

為必濟之計然自二十一日與工以來水消八尺此時僅深二尺矣以千夫之力數日之工曾不足以敵旦夕之耗則此河雖工已將完恐又成畫餅夫空船尚爾重運可知在今日雖進一船為一船之幸而將來又多一船為一船之憂本職百方計議蚤夜圖維智窮力竭莫知所措或謂張福口宜塞使淮黃不至旁溢者此一策也方議堵塞而張福三百丈之口一朝忽洄無

復淌滴之流矣或謂引接高寶湖水以濟運者亦一策也嘗試淺之若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在內河若有餘而出外河則烏有矣況高寶諸湖原以淮水為源今向外淺則無本之水也若令常流將不數日而淮南三百餘里立涸矣或謂天妃龎灣諸壩宜開者此其瀉淺湖水較河口為甚而其不能運舟與河口同也至謂桃花水發宜姑少待者此尤渺茫目今孟春已盡地脈

宜融而立春以来水消八九尺是四時之令且不足信而况未定之天乎總之河涸病根由於八月至今未有雨澤亢旱既久百川皆竭人力竟無如之何耳目擊事勢窮促擬合呈報等因又據郎中顧雲鳳淮徐兵備副使劉大文揚州兵備副使楊洵稟稱奉文遵將花木

貢船二起俱各拽送出口訖又據淮徐兵備道稟稱開復故道山東工完在旦夕直隷

官夫奮力計日成功亦不過二月惟喫緊之着全在王家口而議論尚多緩急未可必也此處如樞紐然緩則俱緩其関係寔止于緩而已扒清口放過船隻則此月之中糧艘當盡由南第新運萬無車盤之理環視清口上下左右無可措手處仰藉東注一了百了不獨人力之恃盖亦有天命爲等因本月初七日又據稟稱本職親駐清口會同顧郎中車壩但遇東南風起外

水淌落數尺不能接濟必得西南風方可進船即勉強完回空之數新運斷不可恃環視周遭別無可引之水亦無可議之路且宿遷白洋河而下日漸淺澁各湖俱竭豈人力所可施者自古以来無淮黃湖澤乾涸之事於今見之可為寒心惟恃黃水之至不知上源王家口黃河挑止深一丈七尺即放水東流千餘里至清口能益淮丈餘而入閘乎似萬不能若亢旱不雨天下事未可知也據日前光景先行實報備議有可為另行馳聞等因各呈稟到臣看得時當新運過淮之期清口外水自冬至今消至丈餘即空船尚爾艱阻矧重運何能速達過淮過洪限必違悞除又牌行管河郎中漕河兵備各官講求長策務在速濟外為照

國家定鼎燕都六軍萬姓仰給漕糧是誠

京師命脉所關至緊至切至重至大之務也

然非河渠通利則縱有粟如山徒付之無可柰何者乃近年以来河勢屢變嵩墻一決遂盡南徙徐邳洪塹漕船阻滯適河臣偶缺臣不得已預與司道各官議建閘座節宣啟閉偶值天雨連綿幸爾苟完然實人力不至于此矣臣於舊年四月内奉

命督漕雖尋荷

予歸而催儹之令實未敢懈每年空船遷延覊悮赴兌臣即嚴檄各運星夜回南矣每年幇單遲滞躭閣徵收臣於九月初旬已盡派行嚴令有司驗糧聽兌矣方調諸事料理既早過淮過洪必早文武同心官軍併力自幸

國計可完

聖憂可釋矣詎意清河陡涸空船忽阻臣即力疾冒寒馳至彼中督同司道借銀募夫期於臘月報完開放空船隨經具本題

知訖但今外水不来旋挑旋消高寳湖水日漸

外出回空之船尚不能南如何
能北前南京監丞張敬管昇進貢
欽取萬年實栗壯冊花卉二起該臣移咨總河
及牌行河官多撥人夫盤送出口但
貢船既輕又屬花木故易於為力運船既重
又屬米糧實難於為功今建陽等衛業已
陸續渡江然運口既阻跬步難移費日曠
時
欽限必悞臣之職掌所關催督之檄可謂不遺

餘力而河臣曾如春駐劄山東日夜拮据
誠勞誠苦然必上源速開全河東注而後
清口無阻利涉可期但聞王家口尚在持
議未決之時重運已塞淮南高寶之際數
千糧艘數萬官旗風火盜賊無不可虞臣
真寢不沾席食不下咽矣雖畢智盡力竭
蹶以從而勢窮理極勞瘁何補詢之土民
訊之舟師俱以為從來未有之變蓋真有
非人力之所能為者更不知何時方能出

此淸口以完此一年
國計也事在焚眉有不得不據實上
聞者伏乞
皇上軫念河道異變糧船久稽
勑下户工二部先將過淮過洪限期量行寛假
仍急行總河大臣嚴督司道等官極力河
工克期完報俾運道早通糧船攸濟豈獨
漕臣得免罪戾而已緣係淸河日涸重運
難前懇乞
聖明俯賜寛限併
勑當事河臣速行開濬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承差涂麒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具題奉
聖旨

州官給由疏

題為遵例考覈給由州正官員事案查先據
直隷揚州府通州申准本州知州栗永馨
關稱見年三十四歲山西潞安府長治縣
人由舉人萬暦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除授前職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内
因查參獲盗不及半奉文罰俸二箇月不
作實歷外扣至三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任滿任

内又因拖欠京庫錢糧奉文住俸督催旋
已完解題
允開復例應給由等因到臣隨經批行揚州兵
備道查勘去後續據該道副使楊洵呈稱
行據揚州府查勘得通州知州栗永馨三
年任内經徵坐派起運一應錢糧俱已完
足九分之上清勾軍士亦已及數積蓄稻
穀過額收支贓罰明白保民實政五事農
桑等項六事俱各咸修任内委因獲盜不

及半年終類繳罰俸二箇月已經扣除不
作實歷又因未完户部項下見徵帶徵京
庫錢糧奉
旨住俸今俱督催完解亦經題
准開復又該本道查無違礙應准給由等因呈
詳前來據此卷查先准吏部咨爲酌議考
課之法以肅吏治事今後府州縣正官給
由免其赴京聽撫按從公考覈賢否具
奏先令就彼復職管事牌冊差人齎繳其稱

職經薦應得
誥勅命者照例
請給又為申飭考滿官員罰俸事例以定法守
事内開在外考滿官員罰俸月日俱不准
作實歷掌印管糧官錢糧完過八分之上
照例考覈又准户部咨為欽奉
聖諭事該本部題覆鳳陽撫按會題内開通
州知州栗永馨原欠見徵帶徵京庫錢糧
俱已完解所住俸糧應准開支各等因題
奉
欽依移咨遵行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李思孝考覈得通州知州
栗永馨守已貞誠敷政豈弟稱職查得本
官任内因獲盗不及半年終查參罰俸二
箇月已經扣明又因拖欠京庫錢糧住俸
亦經題
准開復俱屬因公既經該道查無違礙應准給
由除行令本官照例復職接俸管事造冊

差人齎部外伏乞

勑下吏部覆加考覈施行緣係遵例考覈給由

州正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承差涂麒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一年三月初六日具題奉

聖旨

減兵留餉疏

題為江海地方遼闊兵馬盡難減銷乞

賜酌議俯留以寓安攘大計事行據整飭淮徐

海防兵備副使劉大文揚州海防兵備副

使楊洵會呈蒙臣憲牌照得各營自倭儆

喧傳以來

題設水陸官兵戰船馬戰船一歲糧餉草料船

租器藥犒賞等項所費不貲議留鹽課馬

價關稅漕糧贓罰各稅賦役丁地等銀僅

足支用後緣釜倭歸巢鹽課關稅漕糧馬
價不允充餉各營兵馬雖經節行銷汰仍
有存留新募官兵惟以賦役丁地贓罰各
稅通融支放近奉
恩詔裁減加派征倭丁畝丁糧備行各道會同
將淮南淮北各營兵馬戰船等項查照地
方險易何者照舊何者應裁逐一酌議妥
當通詳又蒙節次行催議報今該兩道會
議得兵與餉原兩相須而議兵議餉惟在

視時緩急緩則不得不去兵以節餉急則
不得不存餉以蓄兵夫民力已竭而猶欲
取以養兵詎不憫然深恤然亂形已成而
使防禦反疏則地方轉為可慮前因兵部
取解馬價六萬七千兩已經銷兵五千五
百員名今日兩淮兵餉誠未可輕議減者
且自徐邳而下以至海贛廟灣鹽城由狼
山而西以至掘港大河周橋在在皆江海
險要

陵運重地見在官兵已節次減汰已極單弱若
再行減撤則不成營伍緩急何藉况今鹽
税流毒已深人心思亂更甚兼以河工大
舉役夫十餘萬蟻聚蜂屯皆漕艘渉歴之
地非藉兵威足以彈壓而沿江沿海流移
日衆盗賊滋蔓災沴重數象緯不異此何
等景象也而兵顧可減乎兵不可減而餉
又不可停乎故七萬四千丁賦之數雖係
新增實為備倭之用而備無時不嚴則餉

無時可省此所以寧存餉以裕兵也今再
三會議於淮南淮北各營新舊官兵除前
次奉文取解馬價減汰官兵及奉
詔之後又陸續汰革及事故不補不計外今將
見在者相應量行減汰以示畫一今查軍
門內中軍標下營乃節鎮重兵揀選各營
精壯者湊足一千員名戰馬一百七十四
匹以資彈壓其狼山陸營見在官兵一千
三百五十五員名戰馬一百一十匹水營

見在官兵九百員名大小戰船六十一隻該營當江海交會之衝最為險要姑於陸營內減退一百五十五員名實留水陸二千一百員名又有見在沙營官兵三百員名沙船十二隻原係雇募所當盡行減退如有警息可以臨時召致大河營僻居邊海先年倭所必犯之地見在官兵五百二十五員名戰船十隻戰馬二十一匹今再減退二十五員名實留五百員名掘港營

見在官兵四百一十九員名戰船十隻戰馬一十八匹該營之險不減於大河今再減退一十九名實留四百員名周橋營見在官兵四百五十六員名戰船二十四隻戰馬一十一匹該營逼近江干鹽盜淵藪港汊艱多難於分布今再減退五十六員名實留四百員名揚州道泰州中軍營見在官兵七百員名戰馬五十九匹係本道駐劄之處亦有海防之責姑量減退一百

員名實留六百員名揚州遊擊營見在官兵九百六十員名戰馬三十一匹該營乃南北咽喉之衝取為繁重且分布諸處數多亦應照舊丁美舍營見在官兵二百員名戰馬七匹該營設在鹽城掘港二界海岸之中相距各一百四五十里倘倭入犯兩營遠不及顧似應照舊淮安中軍大營見在官兵一千九百三十八員名戰馬一百九十六匹淮地亦南北咽喉軍門重鎮

居重馭輕且護運遠防分派有定名雖千餘在營常操者甚寡姑量減去三十八員名實留一千九百員名廟灣營見在官兵一千六百五十六員名戰船三十三隻戰馬一百零四匹該營駐劄射陽湖口乃由海入內之途亦稱要害今再減退一百五十六員名實留一千五百員名鹽城營見在官兵四百八十五員名戰船一十一隻戰馬九十匹該營坐落鹽城縣地方東南

要害海洋港汊甚多無處不可登岸而新
洋斗龍二港尤為最險姑量減退三十五
員名實留四百五十員名東海營見在官
兵九百五十五員名戰船三十七隻戰馬
四十四匹該營孤懸海中與釜山相對而
鶯遊荻水等處切近山東險隘更多今再
減退五十五員名實留九百員名徐州參
將營舊額皆城操軍壯自倭亂時防護糧
運應援海贛添募官兵節行裁減分派止
存二百員名戰馬三十五匹淮徐道駐劄
徐州後因倭奴復犯朝鮮警報孔棘將淮
北海防事務責成本道專管議將參將營
募兵分派三百員名戰馬二十四匹立為本
道標下營其淮南淮北各營官兵自二十
九年十月奉
詔之後内有老弱事故不時揀選共汰革過六
百二十五員名今又於前項見在官兵内
共減汰過九百三十九員名二次共汰革

兵備道裁減去後續據各道節次呈詳南
北各營自奉
詔之後已經汰革過老弱事故兵勇六百餘名
但淮揚江海要地兵馬單弱委難再減又
該臣等節行批駁及不次催議間近於萬
曆三十年十二月内准兵部咨爲屬潘告
急倭釁可虞懇乞嚴飭内外之防以弭未
然之變事該本部題内開該朝鮮國王奏
稱倭使之来已及三次聲言動兵厮殺要

請兵將以壯聲勢本部覆議倭奴狡詐異
常情形叵測其虛聲於東安知其不實於
西陽通於此安知不險犯於彼則夫自内
及外先事設防皆今日所當亟講者況閩
廣浙直沿海地方無處不可通倭則隨處
皆當嚴守合行省直各該督撫衙門選將
練兵謹烽密報加意隄備共保無虞等因
節奉
明旨沿海備禦着各加申飭欽此備咨前來隨

即備行沿海鎮道將吏整飭兵馬船器加謹防禦間又於萬曆三十一年正月内准兵部咨為東事乆寧民困未息謹議裁將領以節浮費等事該本部題節開大率謂東事雖寧而倭情叵測此時正欲先事預防誠難輕議裁減與其冐濫充斥徒事虛縻孰若得人訓練以求實用且向當事變倉卒之時固無暇為詳審斟酌之處如南京新江口江南天津浙江福建添設官兵數多江北狼山添水陸兵三千餘名地方一時措處不及不免那移那移不已漸至編派編派不足又復擬借其費年復一年其民日困一日今欲及時綢繆尤宜加意節省移文各該省直撫按衙門遵照申飭事宜相與從長酌議兵防務據險要毋令備多而力分餉額務守成規毋令有名而無實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行淮揚二道申飭查核減汰

去後今據議詳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御史
李思孝巡鹽御史蔣以化議照江北地方
寔
祖宗根本漕運咽喉江海要衝
留都門户由江至海延亙二三千里而海州
贛榆接連山東狼山海門接連江南與日
本釜山對馬島一水相望先縁倭奴直犯
朝鮮沿海沿江各營舊兵僅至七千前後
撫按諸臣議增兵馬萬餘後屢經議減復

又議增頒費措處續奉
恩詔裁革征倭丁畆丁糧而淮揚二道再三執
議謂前因取解馬價六萬七千已銷過官
兵五千五百有餘今雖再減臣等檢查節
次增減循積自萬曆二十年因倭添設新
兵一萬四千餘名戰馬[illegible]千餘匹戰船二
百餘隻并器械火藥犒賞等費歲該餉銀
一十九萬七千有奇議留鹽課漕糧關稅
贓罰各稅馬價并加增賦役等項湊支迫

至二十四年東事議封戶部將前節次留
充兵餉銀兩取觧赴部以是新增之兵銷
汰殆半止存五千三百餘名歲該餉銀七
萬二千九百餘兩題
准原留淮揚鳳三府馬價四萬七千兩巡撫贓
罰二千兩淮揚頻三道贓罰一千兩各府
州稅契約銀二千兩淮安醃切稅二百兩
海船稅七百兩幷加派四府三州賦役銀
二萬兩充為一歲餉料之用嗣因二十五

年倭奴毀盟復陷朝鮮之閑山又該督撫
按臣諸臣增復官兵六千餘名連船馬租
料歲該餉銀七萬四千六百八十八兩該
兵部覆
准盧州府馬價二萬兩戶部議留揚州鈔關稅
銀一萬兩巡按贓罰銀七千兩其議留鹽
課銀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兩不准留用
續該前任撫臣李鋕初莅海防閱兵海上
會議新兵不足糧餉仍於鹽課內支給該

戶部覆議鹽課關稅巡按贓罰止留一年
以後比照各省量派丁地題奉
欽依加派四府三州丁地銀五萬四千六百八
十八兩自二十七年起與同四府馬價并
賦役贓罰各稅相兼支用旋該戶兵二部
行文釜倭退歸查照東征加派錢糧取解
前留馬價六萬七千兩而臣適代匱茲土
歷陳江海險要乃昔年倭奴屢犯之處待
警息稍緩將前馬價解部會同按鹽各臣

具
題隨該兵部差官將前馬價六萬七千兩並
坐派各屬應解折色銀三萬三千兩解濟
川貴軍門征播之用該臣見得播事正在
喫緊將前坐解馬價十萬暫行借處二次
差官起解另查補還訖第前不充克餉馬
價六萬七千兩則當鎖兵五千五百餘名
行令淮揚二府推官汰革但此輩聚之甚
易驅之實難紛紛赴愬皆云技精人壯不

肯鮮散適川貴需兵甚急狼山總兵王鳴
鶴調赴婺川臣於中挑選精鋭三千名令
其順領前去援播餘者令其歸農俟有儆
急仍行召復始帖然而去矣止存先後二
次加派賦役丁地銀七萬四千六百八十
八两并贓罰各稅五千九百両已後奉
恩詔査革征倭丁糧且近日兵部行文謂倭使
三至朝鮮自内及外先事設防所當亟講
沿海地方無處不可通倭皆當嚴守題奉

明旨申飭沿海督撫防禦隨又行文加意節省
以恤民困第兵餉乃
國家大事去留係地方安危故各道反覆酌
議歷陳時勢艱危不可撤防忽備而臣等
駁査不啻數四始據分別險易量減九百
三十九員名并一向奉
詔之後陸續選汰事故不補者六百二十五員
名議減先次加派賦役銀二萬两止有後
次加派丁地五萬四千餘两仍留充餉夫

邉塞防虜猶能探知入犯之期亦能知其來去之蹤今海濱防倭既難知其犯與不犯又不知其所犯何處沿江沿海遼闊既如彼迫近險要又如此即令東風簸蕩倭情難知萬一突犯我境無兵無馬何以應之似萬不可再減再汰者矧今淮徐潁亳之地災荒特甚而江北河夫加至十萬私幇私貼騷動閭閻鹽稅横征商民歛怨潁州河南交界饑民大盗蜂起雖經擒治賑

恤而禍亂尚在隱伏玄象示異川谷變遷考沿革之故實察江海之形勢酌時勢之利害未可謂為宴安無事之時也此今日兵部申飭防禦良為有見合無將先次加增賦役銀二萬兩先行豁免以寛民力止存後次加派丁地銀五萬四千六百八十八兩照舊徵解以充存留新兵四千餘名戰馬九百二十匹戰船一百八十六隻之用待後倭警大盗地方安戢再行銷減江

北所存新舊之兵僅一萬一千而已是總名雖衆而分布江海腹裏一十五營則寡矣夫當此民窮財盡之時非不知節省軍餉不知事有經權時有安危有難以膠柱而鼓瑟者既經兩道酌議前來相應依擬

會

題伏乞

勅下户兵二部再加酌議覆

請定奪俯將先派廬鳳淮揚四府徐滁和三州賦役銀二萬兩即行豁免其後次所派丁地銀五萬四千六百八十八兩與同原留院道贓罰各屬稅契淮安醃切海船二稅俱照舊徵解充爲存留見在官兵四千餘員名糧餉并船馬租料修艌器械犒賞等項通融支用庶外嚴內固緩急有賴而於咽喉重地可保無虞矣緣係議減議留兵餉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涂麒齋捧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